

◇丁大见专栏·花草见

## 山楂树

经过闹市，水果摊叫卖山楂果，红彤彤的果实，新鲜饱满，带着宽大的绿叶，很好看，便问了价，买了一斤，回家用竹编的篮子盛着，摆在桌案，很喜人，一时想起在太行山的日子。

那是上大学的时候，与同学一起去太行山写生。时值深秋，草木零落，漫山遍野的山楂树，结满了山楂果，很壮观。这蔷薇科、山楂属的落叶乔木，春夏开白花，秋冬结红果，又名山里红。从远处看，浓绿的枝叶间，挂满红红的果子，在灰黄枯败的深秋里格外显眼，即便是忌酸的人，也会忍不住摘上一两颗，放在手心，把玩着，观赏着，然后咬上一口。

下榻在农家庭院，悬崖之上的二层石屋，名崖上人家，居在险峰，日上粗茶淡饭，俯瞰山岭云雾，别有一番意境。石屋后有棵粗大的山楂树，树冠盖及屋顶，树干倾斜，易攀爬，我坐在树杈上，看着满树山楂果，很新奇，小时候爱吃糖葫芦，喜欢山楂的酸甜，却不知山楂果结在树上的模样，总算满足了好奇心，坐在树上许久，这儿的山楂果大而圆，果肉厚实，也甜些，摘下往衣服上蹭两下，便塞进嘴里，酸甜可口，尝了新鲜。

我们日日提着画板画笔颜料，早晨出去，黄昏归来，在山野里寻景画画儿，山野之景多姿，山楂树无处不在，山腰上、山谷里、悬崖上都有它的身影，所以每日除了采风画画，最快乐的事，便是爬树摘山楂果了。在层林尽染的秋日，在山野林木之间，同学们放下了所有的烦恼，放松心情，与自然相通，与山野相融，男生上树打果，女生树下采集，就这样，因山楂果，树上树下不知不觉产生了情愫。一起画画，一起摘果食果，看太行山的巍峨，秋色容颜之好，是怎样的欢心，这像极了电影《山楂树之恋》。

我是记录者，也是独行者，独来独往，在山野间探寻未曾去过的地方，从山顶下到山腰，再溜到山谷，跑了个遍，也不嫌累，天生有着冒险气质，去探索不曾走过的路，不曾看过的风景，不曾吃过的美食，天地间的孤影，在荒山野岭一番折腾，爬树收集着不同的野果，用袋子装着，舍不得吃，集了满满一袋，有山楂、山梨、野苹果、核桃、柿子等等，这些果实后在回程的火车上捂坏了，一一丢弃，实在可惜。

除了爬树摘山楂果，独自爬山也是难得的欢乐。天色未明，同学们还在熟睡，抹黑起床，去看看更高处的风景，数小时攀爬，上天眷顾独行者，为我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太行山云海日出长卷，极为震撼，身在此山，站在山巅看群山起伏，感受着这条山脉的雄浑之势，那些被烟云淹没的太行八陉，古道关隘，走过了多少秦人与赵人，江山如此多娇。而今，一山分两地，山西与山东。

夜晚吃完饭时，我把山上的所见，描述给同学听，三位女同学来了兴趣，央求着我带她们一起去爬山，我怕山路不安全，最后经不住她们说，便答应了。

第二日凌晨，山间起了雾，下着小雨，依旧没有改变她们爬山的决心，我在前，她们在后，谁也不说话，摸黑前行，越爬天越亮，越爬山越高，云雾越薄，不觉爬出了云雾，行至山巅，恰好旭日东升。其中一位女同学非常开心，躬着腰，身体向前倾，双手握喇叭状，对着山下客栈的方向兴奋地大声呼喊：“小锋……小锋……小锋……”

她似乎使出了全身的气力在呼喊，嗓音喊到嘶哑，希望山下仍在沉睡的他能够听到，呼喊声回荡在太行山的山谷间，那份决心与勇气，竟是不管多远，仍要呼喊出他的名字。他们的爱情，穿透了太行山厚厚的云雾，在山楂树下，开出了最灿烂的山花，终究没有越过皖南皖北的江河阻隔。

多年以后，小锋突然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那头哭泣，说他正在切菜，切着切着眼泪哗啦啦地下来了，很痛心，竟把最爱的人给弄丢了。我一时不知如何安慰他，开花不结果，拥有却离散，这就是遗憾吧！

山楂果有药用，治得了肉身之痛，治不了离别之伤。山里人采摘回来，切成片，晒去水分，晒成褐黄色的果干，是味中药，泡水喝，有健胃消食之效。小时候得了肠炎，吃大把的药，常犯，不见好，偶然吃了两斤山楂片，便好了，真奇。

山楂果有酸甜，酸涩甜蜜交织，恰似生活酸酸甜甜，又一年秋去冬来，买了两斤山楂，无所谓酸甜，不如加一斤冰糖，一起放入罐中，发酵酿酒，待至深冬，煮上火锅，热气腾腾，翻滚的酱萝卜烧肉，邀三五好友，雪夜酌饮山楂酒，实在逍遥，忙里忙外，没雨下，又至深夜，泡了杯山楂水，热气腾腾，抿了一口，心想，人生怎会没有遗憾，怎会没有困境，生命之路没有坦途可言，没有捷径可走，一切的挫折与困难，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被克服、被战胜。



丁大见，1990年生于怀宁，现居合肥，毕业于安徽大学，艺术学硕士，装帧设计师，剪纸艺人，画家，多次荣获省级工艺美术大奖，作品先后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数十家媒体专访报道。

◇人间小景

## 苔藓的幽微世界

罗江燕

清晨，我上山拔笋，无意中瞥见一块大石头上覆满了绿油油的苔藓。前段时间这片苔藓还干黄不堪，死气沉沉。没想到，入春不到一个月，它就迅速改头换面，绿得如此纯粹，生机盎然。

苔藓总是带着几分神秘。原本干净的院墙，在经过一段阴湿的日子，墙脚便悄然蔓延了一片苔藓。一段时间未见的老树，不知何时披上了厚厚的苔藓。冬天才打理好的果园，春天地上就覆满了苔藓。它总是在不经意间以悄无声息的姿态登场。那些无人问津的砖瓦缝隙，废弃古宅的台阶边缘，或是潺潺溪流旁的光滑石头上，都是它肆意生长的舞台。它偏爱隐匿于潮湿的角落，于幽暗中静静蔓延，像是岁月遗落的密语，默默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无论什么地方，一

旦长了苔藓，氛围也会变得幽微起来。

我俯下身仔细观察这片苔藓。它附着在石头上透露出一奇特流动感。一根根细小的苔藓茎叶毛茸茸的，尾巴尖上还顶着一截新长的绿芽，浅浅的，好似绿色海洋上泛起了粼粼波光。凑近了看，每一根茎叶像一棵棵树苗，整齐地挨在一起，简直就是一片微型丛林。在这片“丛林”里，一只细小的甲虫躲在苔藓下一动不动，仿佛没了生命气息。我捡起一根小枝条，在小虫的背上轻轻碰了一下。它顺着苔藓缝隙惊慌逃窜，踉踉跄跄地跑出两三厘米，方才停了下来。我突然感到自己的冒昧，不该去惊扰一只幼小的生灵。那一刹那，我是否打破了它的美好幻想呢？

苔藓丛中还散落着几只小蜗牛。它们驮着精致外壳，缓缓移动。眼前这片鲜绿的



云海听涛

周文静 摄

◇人间小景

## 扒蚌翁

沈玉年

菜市场不远处停着辆三轮车，车上的蛇皮袋鼓囊囊，车下堆着一堆蚌壳。一位老人斜倚着车旁，神情淡定自若，与身旁小贩急于出货的焦灼模样截然不同。

我想起家里腌好的咸肉，咸肉烧河蚌可是本地打嘴不松口的经典农家美味，便走上前问道：“大爷，蚌怎么卖？”

“去壳后十元三斤，新鲜得很，划算。”老人的声音透着庄稼人特有的朴实。我没还价，直接递过去二十元。他伸出头发白、带着明显皴裂的手，一边拣选河蚌，一边念叨：“这是我昨儿在濠沟南边河里扒的。天一冷，蚌就爱往淤泥里钻，得费不少劲才能扒上来。”

“濠沟离这儿可有几十里水路呢，您还特地去那么远的地方扒蚌？”我满心好奇。

老人咧嘴一笑：“这算啥？我最远南到过扬州，北到过邳州哩！我有条带舵的船，吃住都在船上，哪儿有河蚌，我就往哪儿去。”

“蚌都埋在淤泥里，您咋知道哪儿有

呢？”旁边一位顾客也凑过来插话。

“用耙子探呗！”老人说着，顺手操起一把勾刀，掖了掖身上那件辨不清颜色的围兜。“耙子往河床上一探，碰到硬硬的东西，敲着有闷闷的笃笃声，那准是有蚌。一条河有没有蚌，探一探河床，我心里就有数了。”话音刚落，他便将勾刀迅速插进蚌壳，手腕轻轻一翻一抖，肥嫩的黄蚌肉瞬间就脱离了蚌壳，动作麻利得很。

“您现在扒蚌，一年能挣多少钱？”有人拉着家常问道。

“两万块左右吧！现在政府给我们发高龄津贴，我扒扒歇歇，钱根本花不完。”老人抬了抬胳膊，不无自豪地说，“看得出来吗？我今年八十二了，身子骨还算硬朗吧！”

“您不说，我们真不信您这把年纪了！”

听着众人的赞叹，老人兴致更高了，打开了话匣子：“我干这行当可有年头了。十二岁那年，我爹没了。他生前一到冬闲就去

◇信笔扬尘

## 一窗光影

冯润青

侧头瞥见左手边的窗玻璃上，落着斑驳的影子。阳光透过窗外香樟树，洒下明明暗暗光斑，有时凝然不动，有时轻轻颤动。“斜照窗窗影，停云足野情。”我静静望着窗上的光影与光痕，翻书、写字、敲键盘、挪椅子，生怕动作大了，扰了这一隅的气流，惊散一窗光影。

“窗影里，松竹参差。”元朝倪瓒也有一扇窗，山窗映松竹，禅意自现。我这扇窗的景致并不出众，闭塞的民居遮住了窗的下半截，天空仅余上方三分之一，目光难及远方；窗景里还有一些横的竖的、粗的细的、白的黑的电线。一日日重复劳作中，这一窗光影却给了我许多细碎的喜悦。

“眼前无长物，窗影见清风。”窗前，翻往日随手记，得几片轻盈羽叶。某月某日，人间小景。晨起还是阴雨绵绵。午间天光乍作，两点光景，又复归阴沉。窗畔香樟树上，一只雀子在枝头跳跃辗转。我轻手轻脚开窗，还是惊动了它，扑棱棱飞走了。耐心等了一会儿，它又飞来了。片刻，又飞来一只，两只雀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在枝叶间腾挪、嬉戏。满心欢喜地看了好久。

某月某日，晴。冬日清晨的阳光，还带着几分清冽。窗外的香樟树，沐浴着晨辉，墨绿

的叶片上，晕开一层渐次镀金的光晕。选取一个角度和一定范围，定格阳光的颜色。生活万事，也如这帧待拍的画面，要想留住心中的美与好，总要学会适时删减，剔除繁杂，提取纯粹。

某月某日。窗朝西，正对着那棵香樟树。午后两点，微风拂过，阳光在叶隙间闪闪发亮。“你看，那里有三只鸟雀。”我压低声音唤她。树丫间，三只灰羽雀儿挤成一排，尖尖的喙互相啄着，叽叽喳喳。“快拍，拍下来。”“怕惊飞了它们。”她也依过来。我们掏出手机，打开相机模式，一切动作在急促、慌乱中带着一点默契和雀跃。三只小脑袋，忽而一齐转向左，忽而一同偏向右，忽而两侧的雀儿一齐凑向中间那只。“它们在干吗？”“许是三口之家。”“也可能是三角恋。”我们讨论论压着声。此刻，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的好奇，达到了顶点。不多时，其中一只飞走，又一只飞走。最后一只留在枝上，来回踱着步，侧着脑袋，似是带着几分尴尬打量我们，而后又装作若无其事，慢慢隐入枝叶深处。

某月某日。晨时的天空是灰蒙蒙的一片，午后却蓝得像刚染的幕布。我不知道这中间时段，天空是如何慢慢变化，还是陡然切换。那一定很精彩。我没能凝神凝望，忙着翻几行文、看几段视频、回几条微信消息。我

苔藓忽而向四周蔓延，我仿佛来到一片辽阔的草原，蜗牛们化成牛羊，正悠然地踱步吃草。微风拂过，草浪翻涌，送来泥土与青草混合的清香。我闭上眼深吸，沉醉在这片梦幻的草原，分不清究竟是现实闯入了梦境，还是梦境偷换了现实？

我再次仔细逡巡这片苔藓，惊讶地发现，这片微型丛林里繁衍生息着许多小生命。微小的白色虫子，静静伏在苔藓下，两根小触须轻轻抖动着，像是在悠闲小憩；棕色小甲虫忙忙碌碌穿梭其中，不知疲倦地探索着每一处角落；绿色的小蜘蛛时而顺着苔藓杆茎爬上顶端，时而落在苔藓丛中左右移动，似在寻找着什么。在这片微观世界里，我读懂了生命的动人诗篇。它们微小到常被忽略，却以惊人的韧性与自然共振。这些沉默的生灵让我明白，自然从不会轻视任何存在，每缕阳光、每滴雨水都平等地滋养着所有生命。朝阳升起来，透过层层枝叶洒下的细碎光束，像许多金色丝线垂落在苔藓上，为这个奇妙的微观世界增添了一抹温暖氛围。那些微小生命，在属于它们的世界里构建起独特的秩序，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精彩。

◇风雅颂

## 程结南的诗

雪湖灯景

声音把大小乔  
从千年瓷瓶里惊醒  
她们睁眼时  
北宋的文人正把词牌  
写进灯影的韵脚——  
其中一阙  
是周瑜听琴的琴音

谁的笔  
在历史的湖面上  
刻下一行涟漪

孔雀展屏，那抹幽蓝  
不是绽放，是在水里  
倾诉孔雀东南飞里每一个字  
每一根羽毛  
都藏着一盏灯  
和掌灯的指纹

红梅翻过古城墙  
挤进人潮的缝隙  
在灯火里  
氤氲成一朵朵笑脸  
那是有人在枝头  
提前埋下了春天

千盏灯火写成诗行  
千年文脉缀满小城  
无数举起的手  
正在争抢  
时间的切片

流光溢彩的不是灯火，  
是流年，是一城的盛景  
滚烫的烟火  
把雪湖煮沸  
把火焰撒向天空  
溅成了万千星子

梅语

你向我走来时——  
衣角沾着春天  
未曾落下的泪花

满地落梅  
铺成温柔的留白——  
是你不曾说出的话

我把梅香捻成纱  
在薄雾里  
绣一朵将开未开的牵挂

雨突然停下，问我：  
你是不是，  
真的爱上了它？

我不敢应声——  
只怕那纷飞的花瓣，  
一朵一朵落在肩头，  
羞怯地替我回答。

## 深冬辞（外一首）

罗天玲

叶枯得越来越深，寒冬  
很快就要过去了。而人世的寒凉  
还在继续

凤凰山上，柏香树的籽年纪尚小  
冬至过后，它们会随母体被人们取下  
焚烧。为人类熏制美味的口舌之物

湘江河满河面的悬浮物  
只有在河水枯竭才能紧贴河底  
才能踏实地安放自己的一生

人到中年  
你为自己还会为爱流泪而感动不已  
寒风凛冽  
而我给你编织的围巾  
还未来得及收拢针脚

雨落江天

先是预设了场景  
然后，你从场景中走出  
雨突然就大了起来  
你还未来得及收拢的长袍  
衣角滴着水滴

而油纸伞被你慌张地散落在小舟  
江面被雨雾笼罩  
小舟荡悠悠  
它不知其所  
多像场景内外不知所向的众生

